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目郎 擘 上進

進策斷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策斷上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軍形篇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特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此說見策略第二篇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

綱脩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
勝之備如此則臣因得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
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
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与焉蓋有以諸
侯強逼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唐以藩鎮跋扈而亡有
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項陳吳劉有以大臣
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曹操執漢之權至其子丕
卒以代魏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
馬懿執魏之權至其孫炎
卒以代魏是為晉武帝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
二晉是也五胡亂華見晉史載說石氏至少帝為契丹
五代史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
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
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

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一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審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安甚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爲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間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

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賂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賂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期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闔出兵以攻諸侯則諸

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

如周顯王三十九年秦伐魏魏

秦及楚戰楚敗割而

城以請平于秦之類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則秦人未

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

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

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戰而卒歸

於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年取魏二十五

諸侯之

利固在縱橫也朝聞蘇秦之說而合為縱暮聞張儀之

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縱人之欲為縱

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頌而終莫能自必則權

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

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

和從而厚餽之

仁廟寶元元年十一月西夏遣元昊自陳借切事二年六月下詔削奪元昊官

爵繼而發兵討之自是連歲入寇至慶曆初乃復請和朝廷亦厭兵遂厚加錫賜而與之和惟恐其

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此語出莊子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定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正觀三年伐突厥八年伐吐谷渾十二年伐吐蕃十三年伐高昌十五年伐薛延陀並見本紀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正觀十一年命李世勳等率十六摠管兵親擊高麗二十一年命一年又命世勳等率三摠管兵以伐高麗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

無覺而我則發之

高麗之役房元齡諸遂良輩皆上疏諫

夫為國者使人

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

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已

執其權矣而我又總總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

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

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

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唐自肅代德宗以

姑息故一時蕃鎮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有小挫而不

為之沮裴度傳云干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會

勝一負兵家常勢詎一敗便沮成計當此之時天下之

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救之則足以為恩本云

憲宗剛明果漸自即位慨然發憤志平藩亂能用史

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

唐而後威令幾於復振

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
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
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
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
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進有退百變不同而
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王句踐為吳所敗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對曰卑
辭厚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去之市王
曰諾乃令大夫種行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蘇秦
成儀為秦人遊說六國解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
從約以事秦故秦并天下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
臣而已陳平傳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

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率兵而此其
攻之破楚必矣漢王從其策項王果大疑亞父
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
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
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
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
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
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管子制分篇云故凡
用兵者攻堅則朝乘
堅則神攻堅則瑕者堅則瑕者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
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
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
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
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者有所短小者有所長地

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忻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使大國而不用其所長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恠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

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者孫武之法十則圍之
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
能避之出孫子謀攻篇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
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
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
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
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
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
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
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
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
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

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
 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
 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
 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
 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
 楚左傳昭公三十年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對曰楚執
 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激亟肆以罷之多方
 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
 於是乎始病古而隋之所以徂陳歟文高敏問取陳之策
 注云封勞也地兼田牧差晚江南北由早熟量彼收穫之際發兵
 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發其農時彼既聚兵
 我之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尤
 濠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不出數年自可
 財力俱盡文帝用其策陳人始困事見隋書夫御戎之
 高之名犯舊諱故用敏字以其一名敏故也夫御戎之
 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縉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渾酪之便美也

漢匈奴傳卷上單于初立文帝後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官者燕人中行說

博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
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物所以強之
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大郡然所以強之
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
什二則匈奴數歸於漢矣其得漢物皆去之以
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聖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
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注云姓中行名說行胡
即反說讀曰悅重乳汁也竹用反字本作潼由此觀
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
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漸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
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則相先
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
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今夫佩玉服韞冕而垂旒者此
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遜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
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
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韞冕而垂旒

而欲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

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

射御使出兵侵楚示火記吳世家大伯奔荆鬚文身斷髮

十九世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中公巫臣怒楚荆子反

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吳於是始通于中國

本見左傳而闔閭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遂

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臣

於越世家闔閭九年破楚入肯闔廬死夫差乃立十年

師北征闔閭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

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後与越戰三戰三北吳王懼請為

自殺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

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

匈奴鮮卑氐羗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

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嵩之儔皆以絕異之姿

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

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晉書載記劉元海

頭之後冒姓劉正備號稱漢元海卒子和立和為弟

也所殺聽死子聚立為斬準所殺符堅臨渭水人雄之

別部差祭之曾僭號稱趙凡二主二十三年而滅慕容

也凡四世八十五年而滅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

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

相矣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

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奔其所得於天

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掩

至京邑五代史四夷附錄云晉出帝開運四年正月觀

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

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

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

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

附四夷錄

云其冊當唐莊宗明宗時交陪管平二州及已立晉又

得獨門以北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

燕宗政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之制然其父子聚

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志失勝不相遜敗不相救者猶

在也詢改傳云其俗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道其中未

能革其犬豕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

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

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

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

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梁之尉繚漢之

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法七書有尉繚子兵法三卷史記秦本

北但大梁人射縛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若郡縣之君
 臣所以亡也諸侯願大王毋愛財物聽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所以亡也諸侯願大王毋愛財物聽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卒併六國陳平
 素多陰謀嘗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
 六出奇計嘗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
 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
 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詈辱及於
 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
 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者可以致其
 心雖不為吾用亦以問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
 也史記秦本紀戎王使由余於秦田余其先晉人也得
 公與語在之退而問內史寧曰孤聞隣國有聖人蔽
 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君
 試遺其女樂以毒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戎王曰君
 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一
 人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
 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
 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

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

洪江充傳云燕趙固多奇士

歌之士如荆軻高漸離

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

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

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宗

太平興國四年六月車駕北征范陽下易涿二州次幽

州七月督諸將攻城甲中詔班師乙酉車駕至自范陽

先是太宗平并汾趙欲乘勝取范陽諸將皆聞之謀

協贊其事至是以卒成頓轉趙速遂班師

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

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

使之別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

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

容穴街窺數也胡漢揚軍傳云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

以益盛物載於鼠者則以窺數萬之益下之物有飲食

氣故鼠啣之所不容穴坐陷窺數自妨故不得入穴

國音數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
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
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
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
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
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
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
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也氣者
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
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 國家留意其大者而
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嶧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策

御試制科策一道

師法詳開史理達於教化凡三科至唐真
 廟景德二年其六用之七月十八日乃下
 制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
 諸復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
 達於教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奇
 湖明至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奇
 等科至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奇
 帝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
 作佐郎王介河商府福昌縣主簿薛軾何
 南府滄池縣主簿蘇轍又按公荅李端叔
 書云其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巳
 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奉制策其應何
 所有而其利號為直言極諫科今諸本皆
 乃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今諸本皆云應
 材遺兼茂明於體用科者誤也公所試策
 入第三等詔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

事官公

策問

此考官胡文恭公所撰

皇帝若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惟

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
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
蓋田野雖闢民多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
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
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偕遜之節此所以訟未
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
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嘆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
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効江河潰

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化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洪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

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威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叮嚀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孺記齊世家云管仲病威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孺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孺不用其言卒近用三子三子逐事權亂國本出管子

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

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紿朝而去其腹心之疾臣唐

者傳云代宗立程元振推我天下在李輔國右凶快又

過之廣德初吐蕃寇嶺南柳伉上疏曰臣聞良醫藥

首於是太常博士翰林侍詔柳伉上疏曰臣聞良醫藥

疾當病飲荼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親今日病何藥

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無至謂亦臣族以謝踐聞帝願

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

所改爲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

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

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

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

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

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

言爲真足以有感於 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 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 制策有念 祖宗 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 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 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 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 陛下深

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表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試問直可之而已仁宗至和間不豫自此御朝多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否即首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効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

諂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
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
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
臣願 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
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
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
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
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
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
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蓋田野雖闢民多無聊邊境
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
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遜

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
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
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
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 陛下歷數而備言
之然而未敢爲 陛下道也何者 陛下誠得御臣之
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
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
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 陛下旣
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
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筆之武
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

二曰

武韜

三曰

六韜

四曰

大韜

威公用管仲其相與問荅亦

文一曰

武

亦

亦

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管子十篇注七篇古之人君其所
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
則夫向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
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
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
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
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
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
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
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遜也是邀君以自
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
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

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
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
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
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
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漢元帝時京
房嘗建考課
之法謂平糶者必準
觀歲有上中下熟火熟
則上余三而舍謂平糶者必準
觀歲有上中下熟火熟
小熟之所斂中熟則斂中熟則斂
下熟則斂
所斂而粟之故雖遇饑饉水旱余不貴而民不散取有
餘以備不足也
餘以備不足也行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
董仲舒說武帝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
名田以經籍武皇帝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
名田以經籍武皇帝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
之制則貧弱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
盪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

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
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
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
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
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
能居若輩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
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
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
狄者未始不通西域前漢西域傳實曰孝武之世制
能河由列四郡南玉門通西域以制匈奴右臂關今之
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之爲障也西戎然朝廷置靈武
於度內幾百年矣景武本中川此夏國土朝廷置靈武
元年三月附于西藩李維遷議者以

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

有不可不取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

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

能抗吾中國西夏自拓跋仁福以來此有更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中國自困而

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

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擗然大矣

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

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

始有秦者其意欲使關中自為戰守之備而中國不預有戰國之全利而無

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

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

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

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切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敵國金玉綿綉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

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全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偕遜將以息訟而措刑若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

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

劉向傳云向見尚書洪範其子爲武王陳五行

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

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莊固叙傳云春秋之直以意推

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

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當朔則食交

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

弱也左傳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孔穎達

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朔

則交會故食必在朔既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而或不

有食者蓋日月動物雖行變有大有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

時漢末劫洪始推月行遲速求日食加時後代備之漸

益微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

不疾者必其強者也博物志云昔有三人同冒露而行

飲酒病者曾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

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

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

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洪範傳與五行志

陰氣盛所致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

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噏

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春夏

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

泉收縮此燥濕之効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

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

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

蕩然與天下為咻噓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

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

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
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
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而
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而論囚報重其考
於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透儒
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
治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
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
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
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
疎也

金沴木木沴金水沴火火沴水金木水火沴土土沴金
行沴天氣相傷謂之沴猶不和意也與佛疾之疾

同惟金沴木木氣病則金沴之惟木沴金金氣病則木
沴之惟水沴火火氣病則水沴之惟火沴水水氣病則

火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洽天而口日月五行星辰
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洽天而口日月五行星辰
行若為若下不取洽天事之意也洪範止言五行
事劉向又本大傳增而為六謂皇之不極則履咎咎
罰常淫發強弱既有強而無福其說遂窮
乃云五福皆應詳見五行傳并五行志
呂氏之時令

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
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見柳文時令論上下篇若

夫祭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注云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殿之

月則諸侯刑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

以明雖不可侵陽臣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誓

不直博君以示大義古注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

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古注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
於社責上公鼓乃祭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由此
官與車禮天神與人走侯救日食之百役也

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

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前

陳湯傳年延壽與湯上疏請以邳支首及名王以下

及名王其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捲體理皆

谷之會宜優施笑君乃埋之有詔將軍足異伏惟制

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

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

後漢明德馬皇后製云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胡望者

日此主朝特宜茶色故用則天下以羅綺為羞大臣有脫

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則天下以羅綺為羞大臣有脫

粟之節飯注云才脫乘而已不精粟也則四方以膏粱

為汗雖無有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

或曰何以為京師世說云謝公射兵所養通士爰外窟

謝公不許云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師南史齊高帝以

下公不許云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師南史齊高帝以

何以煩謝安所謂不止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參
傳云參將去齊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奇謹勿擾也
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
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而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
也夫見其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不察
矣自通人而言之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
以為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摘姦則夫曹參
者為速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
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
有弊治奚不同臣切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得者是儒
之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
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
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誼因周勃下獄
故治安策末章

以禮貌王武為梁王得大縣四十余城徙城陽王喜為
徙淮南王以其民及遺列而至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
侯就國其說皆謂發之與禮樂亦不果用故曰儒
暇又嘗欲為屬國以係單于其說亦不果用故曰儒
術略用而未純也韻本傳贊云若夫用老之失則
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髡答髡
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刑志云文帝十三年
少女緹縈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天子憐之乃下詔
除肉刑易以髡答之法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
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
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武帝信用方士少君文成
陰禮八神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武帝起千門万户之
脩封神師揚僕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
衛霍以快心胡越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
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

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

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

明皇末年自以天下無事欲高

拱無為乃悉以政事委李林甫其後諸道節度使盡用

胡人以兼統重鎮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

覆天下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

王業也而繫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

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

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

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疑乎昔季

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左傳宣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為

兼平尤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夫曲而有直

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

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

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

謂當責之內史韋洪賞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謂宰

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

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王陵傳云文帝問古丞相勃曰天

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曰不知汗出治背媿不

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

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

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

興之後始立使額通典云魏尚書有度支隋初爲度支

龍朔二年改度支爲司度咸亨元年復舊掌支使國用

至德以後戎事費多二年十二月呂裡爲兵部侍郎平

草事死管當度支使上元元年五月劉晏爲戶部侍郎

即管當度支使二年一月肆是以前因加度支使

參

佐其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

甫鑄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

裴延齡傳云延齡領度支資銀計刻

又劫于利專剝下附

上皇甫鑄傳云鑄判度支哀會嚴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鑄以

吏道進既由衆歛焉

宰相雖市道皆啗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

洪質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

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

德裕傳云時韋洪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

德裕奏言大和後風俗寢微

今出於上非之在下此微不止無以治困洪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

今諸本皆以韋洪質爲韋賢誤也

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

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弊邊陲守禦之

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

之所當論也昔召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

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

發不幸而遭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景王時慮
錢轉前更鑄大錢人大軍旗曰不可占者天降災矣
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
輕之於足有母雖予而行民甘得焉若不甚重則多作
今王度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命者人君之所擅出
置乎非所卒鑄大錢百姓其資能無命者人君之所擅出
 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
 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
 唐之義倉隋書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
儲之日隨其所開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有餘者即
即委之司辦散授若時或不足當社有餘者即
此穀賦給自是諸州儲備委積史正董勿尚者左丞
戴胄上言請自是諸州儲備委積史正董勿尚者左丞
畝每至秋熟今出粟麥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大宗下
司議以條制戶部尚書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
地州之州縣以備凶年昭從之遷陸守禦之方則莫若
 依秦漢之更卒一更是一月一更者是為更卒漢初因秦法而

文三十一

行周官有太府天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

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其歲職幣瓦天府天

以貨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圖法國謂均而通也古者天

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

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梁元

語河間獻王所傳按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上以立五均則市无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同焉富者不得要

息因及小人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

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祈災致祥改薄

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

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

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

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

進其偈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用天
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用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
一人則人相與誅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
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
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
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
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
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
言硤硤乎難以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
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
要術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

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臣謹對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一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擘

上進

擬進士廷試策表一道

廷試策問一首

擬進士廷試策一道

擬進士廷試策表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

貽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

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舊制殿試進士以詩賦論特奏名進士以詩賦

是進士初就席有司備給禮部韻及試題出乃策問也

上用詩賦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聖意皆以得失為慮不

取人爾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司馬溫公日記大略云熙

熙

寧三年春榜韓秉國呂憲卿初考策何時者多在高等
訂直者多從下陳宋父道劉貢父覆考及吳冲卿陳述
古詳定多從初考其間有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
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第三等上覆考爲第五等中
冲卿等奏之從初考李才元蘇子瞻編排爲第三上令
陳襄面讀以爲第一故子瞻退擢進士對策而獻之
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
切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
爲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詞
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如二宋歐范之徒皆以詩賦顯名自嘉祐以
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嘉祐
中歐陽文忠公知貢奉時方以磔裂怪僻相尚公深革
其弊前在高等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
罵讒已而體格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
士而士之在科甲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
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

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熙寧三年三月八日巳亥御集英殿策試禮部奏名進士乃出御題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詎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

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進士廷試策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臣私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

和自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
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
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
臯陶益稷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况於踈遠愚陋者乎
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則
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
萬事得其序臣以爲 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
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
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所以
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任職因
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

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
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
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
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
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
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 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
文書而已矣昔丙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
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
之望之傳云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奏言三公非
其人之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金安上等 今政事堂忿爭相
詰問望之免冠置對天子錄是不脫 時士大夫多言
詰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 新法不便往往
論於都堂 臣願 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

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脅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 陛下使農民率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恠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

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贓非

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

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

熙寧二年行青苗法應郡

縣每歲春秋未熟據民等以常平及廣惠倉餘散取息其息以二分爲率凡人爲善不自譽

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

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 陛下

以爲義天下以爲害 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 陛下

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

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爲文書以曉四方之人

豈如嬰兒烏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之歟且夫未成而

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成未革而服之則其弊必至

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而終身徒行何

者謹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 陛下若

出於謹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 陛下亦自信而

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意豈淺

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

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 李訓鄭注傳云文宗始用宋

宦官益橫帝愈憤取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李訓

力訓因請約奏甘露請文宗親往因欲盡誅宦官會風

動無幕見執兵者仇士良等驚走遣神策副使劉泰倫

率衛士搜捕竟段訓注死若千餘人自是宦官益熾帝

無以制居常忽忽不擇每遊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笑

注注噴目獨語或裝回眺望賦詩以見情卒感疾棄天

云謹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 廼者

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

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

百萬計而閔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四年冬

十月癸酉知青澗城神諤率兵取綏州先是七月諤奏

諫許累年用兵人情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與州

人有懷士重遷之意以故首領嵬名山者結綏銀川人

數萬兵謀歸順乞朝廷因天時人心早計令向化詔陞

綏州直抵嵬名山帳嵬名山驚降自此夏國挾怨連年

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

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日青苗

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上萬言書併軍嵬卒之令

熙寧三年三月詔併龍猛八指揮爲六舊三百五十人

至熙寧中始大整軍額又熙寧二年正月十三日辛巳

詔曰國家置兵本備戰守主兵之官率多冗占帥臣監

司其察所部敢有冗卒然輕發又甚於前矣陛下不

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乖變他日雖有良

法美政 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憚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謹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 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行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 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天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又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燔兔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

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

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

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

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

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

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商君之法

者族誅誘起東漢黨錮之獄起一時賢者多死獄中多

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

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

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

悞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

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

荀卿有言代治則刑

重代亂則刑輕欲求于治必用重典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

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

大辟二百

書穆王訓夏曆刑作呂刑云大辟之罰其為二百

周公之時大辟五

百

周禮秋官司刑刑掌五刑之法以麗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

也大辟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

史記秦文公法初有

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妻子兄弟

漢除肉刑

漢文帝感女子刑

法志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

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徒聞

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意異端邪說惑誤

陛下至於

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下

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

意其非若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

按律

謂賊數夜聚

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

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求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

之識韓信

信數與何語何奇之卒薦爲大將

此豈有法而可傳哉以諸

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

蜀志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

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

之亮猶不然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

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

度部大破之亮還漢中收謖下

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

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

以終身不敢用魏延

蜀志魏延傳云延隨亮出師欲請

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我

亮為法數恨已才用之不盡

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

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

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而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

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

洞見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胷決脾洗濯腸胃之變苟

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

解縱繩墨以慕古人是猶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

魏志方技傳云華佗精方藥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海刺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如醉死無所知

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痛一月之間即病復矣其異於

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

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參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

更軍冰瑄每詫曰彼夷落何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及瑄

卒有陳清斛之敗參謀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

室疏喬好論兵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元平始至募

不勝任播盛村元平帝召見命知汝州事元平始至募

工築鄆浚李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納數百人元平不

痛賊遣將李希烈陰使亡命應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

希烈中丞播聞詔曰元平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凌耶篤一

傷為幸相矣無何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

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任用眾才皆其造室握手之

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
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

以此驗之其不知也亦審矣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
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
吸變改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
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出出天下未嘗發醫
蕭何不出出天下未嘗發治 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

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

而已公嘗有杭州召選乞郡狀云臣因考試進士擬對

帝雖未曉從然 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必曰唐虞

成周 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

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

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以勝

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

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
思命不易哉又曰替于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

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

傳云每議變法

上未嘗不疑在廷之巨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

辯論輒數百信衆人不能識其者謂天變不定畏祖

俗論此則公之三說有為而發也符堅用王猛而樊

世仇滕席寶不悅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世豪也負

氣倨傲嘗擊後又於堅前與猛爭婚事出怒起將

擊猛左右止之世送醜言大罵堅因此發怒命斬之又

王猛傳云猛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

尚書仇騰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

領長史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帝嘗嘆

大亂之後難治證以為易治封德彝力詆其說帝幼之

此藉口而 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
欺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
謀計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哉且其不悅者不過
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
者謗古之君臣相与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
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
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史記李斯曰未
知稅駕之所詩
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
望 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一